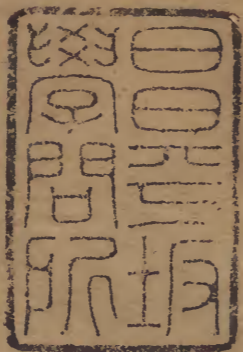


全邊略記 五上



漢書門			
九	一	一	六
二	四	六	四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九	一	一	六
二	四	六	四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116
冊數	24 ( 9 )
函號	292 136



全邊略記卷之五

邊草文庫

桐城方孔炤潛夫父輯

甘肅略 嘉峪關略在內

甘肅即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

蓋自蘭州為金城郡過河而西歷紅城子莊浪鎮羗

古浪六百餘里至涼州為漢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

昌丹丹四百餘里至甘州為漢張掖郡甘州之西歷

高臺鎮夷四百餘里至肅州為酒泉郡肅州西千里

出嘉峪關為沙瓜赤斤苦峪以至哈密則皆漢燉煌

郡地也。洪武五年，議征沙漠。宋國公勝等擊元岐王兵于別力篤山，敗之，斬首數千級。西取甘州，趨西涼。敗元將失刺罕，至永昌。又敗元將朶兒只巴於虎刺罕口，獲羊馬駝共十餘萬，進拔肅州。元平章不花戰死，降大尉鎖納兒等，獲馬萬匹。至瓜沙，敗其守將，獲羊馬二萬，取亦集乃路。敗俞寶兵，勝等分布戍守，扼塞而還。迺以嘉峪關爲限，姑置燉煌于度外焉。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爲古湟中；自涼州岐而北二百餘里，爲古姑臧。此河西形勝之大略也。九年，設甘州

等五衛于張掖，設肅州衛于酒泉，設西寧衛于湟中。又設山丹、永昌、鎮番、莊浪二衛十三所于姑臧。又于金城設蘭州衛，皆置將屯兵焉。噫！自五涼叠據，虔毒千年，維我

高皇闢宇東南，拓疆西北，在漢都關中，猶曰窮兵黷武，切近災也。若乃大將軍萬里之外，不大聲色，一舉而收之，人力不至于此。天之明命大矣哉！戶部報四川產巴茶凡四百七十七處，茶戶三百一十五，宜依定制，每茶十株，官取其一。歲計得茶萬九千二百八

十觴。令有司貯候。西番易馬。從之。十年十月涼州虜  
爲邊患。都指揮宋晟率兵討之。追至亦集乃。斬其渠  
師也速兒。擒斬部落甚衆。又招降僞國公吳把都等  
萬八千人。賞征甘肅京衛軍士一萬四百三十五人。  
白金四萬四千兩。將官匿所獲馬騾牛羊者不賞。  
上因諭之曰。爲將者不私其身。况于物乎。昔漢祭遵  
爲將。憂國奉公。宋曹彬平南唐。所載惟圖書。汝等能  
法古人。則令名無窮。今之不賞。汝等當自省之。諸將  
皆叩頭謝罪而退。十一年封皇子樸爲漢王。改封肅

王于甘州。命曹國公文忠督理隴西西寧軍務。都督  
劉真創其城池。廿四年命都督宋晟劉真統兵征哈  
密。哈密去肅州千餘里。虜所城也。晟等兵至其城破  
之。擒其僞王子別列怯。幽王桑里失哥。知院岳山等。  
殺其國公阿朶只。俘獲虜衆千三百人。及金銀印。悉  
送京師。廿五年遣使至甘肅城外三十里。勿入城。先  
是嘗遣回回使西城諸國。留其家屬居于西涼。逗遛  
五年不還。其餘回回居邊上者。又數劫掠爲邊將所  
獲。事聞。上以回回王使者朝貢往來。恐生邊釁。今

可徒居于楊州。既而復有願挈家還地者。上始疑其覘我中國。至是命之。九月宋晟征罕東西番叛寇。俘斬七千餘人。馬牛羊十萬而還。二十七年六月初。西寧炒團等簇王番亦令真班等言於都督宋晟。願率番民男女八百餘人內附。至晟還朝以聞。上曰。蠻夷嚮化。其心固善。柔遠之道。要在不失其本性耳。命仍于本族居之。二十八年諭西涼守臣曰。朕惟涼州之域。北控胡沙。西南制戎羗。爲鳥鼠同穴之地。天時早寒。今暑退。金風生。爾等禦邊甚勞。朕甚憫之。茲

特遣使勞爾。爾宜外張威武。內懷多仁。以服戎羗。二十九年三月遣行人陳誠立撒里兀兒爲安定指揮使司。初自安定王卜煙帖木兒遣使朝貢。詔立其酋長爲四部。給銅印守其地。後番將朶兒只巴叛遁沙漠。大掠并奪其印去。其部微弱。藍玉西征。兵徇阿真川。土酋司徒哈咎等懼。竄匿山谷。不敢出。及肅王之國。哈咎等遣僧撒兒加藏卜等至甘州。伏謁王。乞授官以安部屬。王爲之奏請。于是遣誠立其部。以銅印五十八給之。置官屬如諸衛。三十一年。上諭戶

書郁新儲粟之數。新對曰：大寧六十二萬石，開平二萬八千餘石，甘肅不過十五萬石，商人所入未宜改輸。上曰：大寧姑置之，俟甘肅滿五十萬，然後再議。西河是時交儆于足食類如此。永樂二年六月，封哈密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按哈密古伊吾廬地，在燉煌北大磧外，西北羗胡往來要路也。元封忽納失里爲威武王，已而改封肅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文皇設關外七衛，曰哈密、曰安定、曰阿端、曰赤觴、蒙古曰曲先、曰罕東、曰罕東左、七衛皆在嘉峪關西。哈密

又在六衛西，東去肅州，西去吐魯番，各千五百里。北至瓦刺數百里。至是改封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以頭目馬哈麻火只等爲指揮等官，分其衆居苦峪城。十月，御史有言甘肅總兵官宋晟擅竊威權，事多專制。上諭侍臣曰：任事不專，不能成功。大將受邊寄，豈可盡拘文法？今當明與晟言，使之釋疑。勅之曰：前者御史言卿專擅，此言官欲舉其職。夫爲將不專，則功不立。朕旣付卿以關外之任，事有便宜，卽行而後聞。自古明君任將，率用此道。忠臣事君，亦在推誠。朕

知卿卿勿置意。盡心邊務以副朕懷。三年七月賜韃  
鞑酋長把都帖木兒等姓名官爵賞齋有差。居之涼  
州。仍賜刺獎宋晟招懷之功。先是北虜日衆。牧甘肅  
近邊。晟遣人諭以朝廷威德。其酋長平章把都帖  
木兒倫都兒灰率部衆五千馬駝萬六千來歸。上  
大喜。命把都等爲右軍都督僉事。賜姓名吳允成倫  
都兒灰爲後軍都督僉事。賜姓名柴秉誠。其部屬保  
住爲陝西行都司都指揮僉事。賜姓名楊效誠。余爲  
指揮千百戶鎮撫。復賜官帶襲衣文綺表裏白金鈔

錠有差。命居涼州。宋晟加意撫恤。俟允誠等居處既  
定。選其中勇壯數百。參以官軍三倍于塞外。偵邏非  
但耀威。亦以招徠。未附漢。鼂錯所謂降胡義渠。益以  
邊郡良騎兩軍。相爲表裏之術。卽此籌也。八年涼州  
衛韃官虎保等。以上方北征。鼓衆叛。皇太子命  
費巘往討平之。上以韃官惑于流言。非其本心。宥  
其叛罪。于是虎保等亦令真巴等來歸。十年七月  
上以土韃終懷反側。命徙入蘭縣。就糧已復叛。十一  
月甘肅總兵宋琥言叛寇老的罕等依赤觔蒙古衛

塔力尼。得矣。不除將爲邊害。上命楊榮住陝西豐城侯彬。李經略之。彬言叛寇固當誅。但道路險惡。難于遺運。榮亦謂隆冬非用兵時。彬猶豫。榮請自歸。奏之。見上。俱言其故。遂勅止彬。其勿進。第遺勅諭塔力尼。而塔力尼聽命。擒送老的罕等至。宋琥亦獲。拏荅兒伯顏等八百余人至京。上宥其罪。發充廣廉州軍。宣德七年。勅遣都揮鐸同西寧土官李文等。往甘州白城山。招撫西番阿吉簇七百餘帳。還居于野馬川。總兵劉廣因其逃徙。而報曰。千戶他甲巴言。

朶里只領真等六十餘帳。逃于赤斤矣。搬卜等三十餘帳。逃于仙人填矣。悉係土官所屬之番。請仍李文招之。上曰。彼皆升番。何須朝廷下行。令廣移文可也。廣更奏。西番之阻朝使也。臣尚追理其事。而番掠以爲故常。乞勿深之。上諭尚書許廓曰。邀劫朝使。豈可爲常。寇患多起。微細今廣欲養癰長疽矣。爾移文詰之。令其實對。于是廣與劉昭議。劄兒加必遠遁矣。動衆深入。而不得首虜。反生其心。先遣指揮祈賢以輕騎百餘。覘寇所穴。賢以密羅簇揮司怕尼爲。



導行間月餘。度畢力木江。抵普祿之地。聞其潛深山  
中。遣人招之。劄兒加遂前告曰。本與安定有惡。欲復  
其讎。不意誤中朝使。避匿至此。請還所得書幣等物。  
仍貢馬以贖厥愆。賢撫之。使還故處。遂以其番目薛  
帖兒耳皆來貢。廣等以聞。上曰。窮寇旣服。不足深  
治。其善撫之。和寧王阿魯台所部。咎卜寇涼州。劉廣  
追之。殺咎卜父子及其黨八十餘人。衆皆遁。九年初  
授都督阿魯台爲瓦刺所敗。其朶兒只伯奔無所依。  
每掠涼州邊。將獲其甥卜魯罕兒里。乞畱之。至是懼

遣火脫赤三人至甘州。以覘我言。朶兒只伯衆三千  
駐也。可林察兒丹之地。去涼十里。絕食來歸。上命  
行在兵書王驥議對。虜酋假息塞下。無所依歸。恐生  
其心。宜遣招撫。若其來附。亦省邊慮。上然之。正統  
初。勅總兵陳懋曰。卿等奏調西寧阿吉等十三簇番  
民。協勦破賊。近得內官林春稱。番民間調。心懷携  
懼。此輩不聞聲教。朕亦預料其然。况洮岷八衛。足任  
調用。其令各簇寧居。都御曹翼奏。甘州諸衛新闢田  
畝。歲徵五升。固已輕。而言者再輕之。歲用之數。有增

全邊略記  
無損。既蠲軍租。必重民稅。關中輸輓疲矣。忍損彼以益此哉。請仍舊徵。又言者欲棄肅州鎮番鎮夷諸處。雖未蒙。俞允。然妄言惑亂。尚置之法。夫。祖宗恢疆拓宇。得寸則寸。傳之萬世者也。上深。納西寧。都僉全玉奏曰。洪永中。達民止當馬牛站鋪力耕自食。其後設甲里收稅糧。致其不堪而逃。茲又選充土軍。霜嚴穡枯。乞免增稅以安之。覆可。二年。勅兵書王驥行邊。總督甘肅軍務事宜九條。得專戮文武臣掌兵者。便宜從事。驥至集諸將問曰。往者遇虜捕魚。

兒海首退縮者誰耶。僉曰。都指揮安敬。卽命引敬斬之。三軍服慄。遂有寧夏塞外石城之捷。先是和寧王阿魯古之甥阿魯卜林者。說虜來爲都督蔣貴鄉導。遂破虜有功。願居甘州自効。上予以指揮之秩。命甘州給俸。竝其廬。總兵蔣貴報沙州赤斤各傳虜情者。捩列骨攻哈密甚急。而忠勇王弟猛哥卜花新遷於把思濶之地。率兵大敗捩列骨之衆。又言脫歡二子不睦。其長子也。先住于晃合兒淮地。次子住脫脫卜花王部下。恐其擾也。八年赤斤蒙古都督且旺失。

加致書于寧遠伯任禮。乞移居也。略卜刺地。避瓦刺之鋒。禮以此地近肅州。不之許。已而且旺失加奏請。建寺其山。禮又不之許。赤斤都督阿速。又遣報瓦刺。欲與且旺失加婚。未諾。茲又求阿速妹。亦未諾。臣朝歸順已四十年。今累彼侵。不能安業。乞還居善地。上勅諭其頭目曰。結親各從所欲。爾爲一方之長。爲彼所制。悔將何及。赤斤地方。爾父祖世守之。無故願還。自示怙弱。爲人所乘。復不可得矣。靖遠伯驥言。河以北。速罕秃要害。宜析靖虜衛戍于此。而移全衛于

扒沙。議下。叅贊都御曹翼治之。翼奏罷速罕秃之役。移靖虜于涼州土。廣田開。歲調八百操。脩于扒沙。實兩便。十一年。總兵任禮等。以沙州衛都督喃哥兄弟。乖爭。部衆離貳。欲乘其饑窘。遷之塞內。適喃哥來言。欲入居肅之小鉢和寺。禮遂令都揮毛哈刺等。偕喃哥至沙州。撫諭其衆。而率大衆隨其後。比至喃哥陰持兩端。其部人多欲奔瓦刺。禮進兵追收。入塞居之。其州凡二百五戶。千二百三十餘口。及是奏至。上勅曰。不傷一卒。旬日之間。致其全部。朕甚嘉之。所議

以甘州南山給之耕牧。俟其志實。收其土官。土民隨軍操調。但其來附。恐非得已。向背不齊。實情叵測。議者爲果無異圖。置之邊州。無不可者。如或不然。須徙之內地。庶無後慮。二策何便。其審計以聞。初。赤斤蒙古之先。有苦苦者。娶西番女生。塔力泥。又娶于達達。生鎖合者。及革古者。乃分所部爲三。凡西番人居左。帳屬塔力泥。達達人居右。帳屬鎖合者。而自領中帳。後。苦苦沒。塔力泥及鎖合者相繼來歸。永樂中。始置赤斤蒙古衛處之。及且旺失加阿速繼掌衛事。部衆

日盛。遂欲併右帳。累相讎殺。而鎖合者不能支。至是訴于邊將。言怨隙已深。勢難共處。欲以所部內屬總兵任禮等遣詣。且請發兵收其部衆焉。上勅曰。鎖合欲盡取其右帳。仍遣還果無他。卽遣人往諭阿速。發其部屬來。然在其赤斤者。其意亦果願偕來乎。此事須出本情。少有抑逼。得此心失彼心。非經久之道。其審處之。十三年。任禮奏西寧密邇諸番。先都御史羅亨信。選軍千人。每月踐更。三巡其地。所防把沙阿吉簇之出沒。今十餘年不得伏息。請如洪永繫操。

于衛以備議可。六年巡撫芮釗自劾曰。虜酋索來分  
寇莊浪西寧甘涼。雖官軍亦有斬禦而歿于矢石者  
五百五十人。掠者減二。總兵宣城伯衛穎都督毛忠  
林忠等無策。臣釗亦當死。帝曰。姑宥之。成化初。給  
哈密麥種百石。從其母奏也。亂加思蘭與其妻求蟒  
龍等服。詔以紅絹與之。元年兵都奏給密向被亂  
加蘭所侵。忠順王母避居赤斤。今虜已退。宜勅王母  
還其舊地。以撫其衆。可之。巡撫徐廷璋條方上略曰。  
國家撫有西番。因其俗。分其族。官其渠魁。給以金牌。

而又選土官之才能。授之以職。數十年番陞宴然。近  
年革其通貨。閉其茶馬。夷民無所束。越境相掠。則名  
譽宜訪也。肅州習雜羗夷。性能捍網。請如山丹等衛。  
開儒學。授教官。選其俊秀。餘丁充弟子。禮義風行。變  
其氣質。則庠序宜立也。有功者。臨敵捐軀。出萬死而  
得一生。守臣造冊報功。繳之樞部。樞部又行巡撫地。  
廣日稽動。至二三年。使官軍喪氣。歸咎朝廷。圖報  
之心。滅鼓激之法。濡矣。則功賞宜決也。莊浪守將趙  
英。不若紅城。揮使魯鑑。能請擢鑑以守浪。則智勇宜

任也。上命所司亟行。三年尚書王復言甘肅所屬十五衛。自永昌迤西寧鎮番額有險隘莊浪徑路山密地狹。惟涼州四際廣散。受敵最先。水草便利。易于久屯。及遠徵甘肅。相去六七百里。爲虜邀遮。往往取損。天順間。累戍官軍。糜費獨甚。茲訪甘州五衛生齒。日繁多。有願從軍者。招集五千。填實涼州。選官領其衆。而屯田。又鎮番極臨邊境。原設三分山黑山二遞。運摘囚備置牛車。後革遞運。併于馬邑。其役叠矣。莊浪鎮羗驛。地衝夫鮮。但務遂疎。宜鑼錫紅子黑松林。

摘撥之。以勻其所走。又永昌衛之白石崖。墩下有水。溉白丹田。山丹衛之土魯干。墩下有水。溉涼州田。故以白石隸永魯干隸丹。便也。肅州衛境外原有哨馬營。後因警而移。耕在其外。瞭蔽其內。莫若移營復立。故處。又西寧衛原調軍五百六十七員名。散于莊涼。備禦者。還留之本衛。則番簇有控也。肅撫徐廷章奏。甘肅額旗七萬二千九百餘名。今實有者四萬八千七百餘。則逃亡矣。本衛屯僅可備三月耳。餘悉資于腹中之民運。因警愆期。極爲可憂。輪班之軍官。則託

推兵則賄蔽。壯強他役。貧弱勉承。及驗出坐取而衛。弁挾制。請定其罰。總兵蔣琬。奏有男子自虜中走還。云有瓦刺虜酋拜亦撒哈。率衆四百人。皆披甲至哈密城中屯聚。令哈密人捧使入貢。私覘虛實。約寇赤斤肅州。先是琬等又言。臥加思蘭率四萬騎至把思濶屯地。其拜亦撒哈及弩溫答失力之人。俱已服屬。欲合二酋抄掠沙肅諸州。此糾合之蠱也。六年都御徐廷章言。古浪衛城在半山中山水險惡。宜移于東北坦地。仍名舊城爲古浪關。行都司俸鈔。每關之省。

會食鹽。或經十五年。不得赴給而罷。乞改折登庫領之。茶馬之例。暫停近舉。然而販商不至。乞廣採茶易馬。而厲禁私越者。他如借官糧散民糴。還兌換。仍班操覈囚徒。稽器具。俱悉如議。八年三月。甘肅總兵官宣城侯涇衛巡撫僉都御史吳琛。率師討西番。破之。先是西寧番酋把沙作亂。命涇等討之。涇與琛將軍督甘涼蘭鞏山丹莊浪等衛所官軍三萬五千人。分五路以竝進。追至駱駝山。寫爾冲殺唐川。俘斬共千七百餘人。獲牛馬羊二萬有奇。九年四月。土魯番速

檀阿力。侵哈密衛。據其城。初。速檀阿力。累引兵劫掠哈密諸部地。已略盡。正月。圍其城。破之。執其王母。奪朝廷所降金印。遂留居之。哈密回回馬黑麻者。竊賊馬以逃。赤斤蒙古衛遣人送之。勦于甘肅。守臣都督鮑政等。以聞。事下兵部尚書白圭等。以爲。朝廷封哈密。非他夷比。今喪地失國。奔走控訴。安可置而不問。請命通事詹昇。勅往諭檀速阿力。令悔過。自新。退還哈密境土。并勅赤斤蒙古等衛。會力以相衛翼。仍勅甘肅總兵官振武揚威。相機以行。哈密旣爲土

魯番所併。累求援。部言哈密棄而不救。竊恐赤斤蒙古罕東曲先安定苦峪沙州等衛。亦爲土魯番所脇。此賊僭擬大號。挾制隣番。則藩籬盡撤。邊患方殷。使設可奪之虜。不退。關中供億愈難繼矣。上命集廷臣議。速檀阿力。今亦遣使進貢。或有向化之心。因賜勅。自新庶可散其姦謀。縱哈密不能自存。亦足以堅各衛內嚮之志。上乃遣都督李文。通政劉文。往甘肅。規復哈密城。哈密之居甘者。脫脫。百花等六人。欲率衆五百歸附。乞職賞誓。必克復。命授以指揮。赤



斤等衛僉事昆藏上書言速檀阿力累見招誘斬其來使誓以不從自懷孤弱乞調漢兵爲助事下邊臣初馬俊從李文等至肅齋勅往諭速檀阿力俾還其城及母時于蘭已守哈密而挾王母以去抗不遜詔及聞甘州大兵三萬欲來乃如以番禮勞宴俊等王母夜遣告云懇奏天朝收復哈密老寡歸雖死不足惜速檀阿力隨入貢俊得虜情精兵不過三百馬步不滿二千規復有機詔陞馬俊千戶巡撫馬文升奏肅府黔國公家人先皆歸化土達子孫漸衆

率能騎射居近固原宜選壯附之巡撫朱英奏秦中各口往與西番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近年邊臣劫誘到營折閱物價以賤易貴番族銜忿甚至以刀自仰殊失懷柔之道乞申其禁李文劉文旣奉征速檀阿力之詔已會調赤斤罕東二衛兵馬屯于卜隆吉兒川累得傳報云亦郎骨俺奔白河兒酋長那南奔等集騎四千欲乘二衛已發之後擄其家臣等計罕東衛西連洛扯兒禪并曲先衛境南與安定亦郎骨人馬接境駐牧使所報果然恐顧彼失此又報者云

速檀阿力已調集洛扯兒禪協備如此則雖進復哈密而都督罕慎年幼力綿所部哈密及畏兀兒夷人數少且其城初無積聚必須固守莫若撫結二衛則可控制外寇使不敢侵且足爲河西南北之屏蔽臣等已罷遣所調總兵鮑政報赤斤都督賞小答兒率千騎入境欲與阿年簇讎殺貽書責之初土魯番貢使之羈于甘涼者十人乘隙逃去部議究通事哈只馬黑麻等罪上是之而宥太監顏議等土魯番使臣滿刺馬哈麻赤兒米卽奏其主速檀阿力初無叛

意其已得哈密城池及瓦刺奄檀王人馬一萬又收捕曲先并亦思渴頭目剗刺大只乞朝廷遣使通道往來和好上曰迤西頻年入貢道路無阻不須遣官速檀阿力果能誠心奉貢朝廷不計前過仍禮待之其令通事以朕意諭哈密都督罕慎爲土魯番侵掠部落分散遣使通款并乞衣糧種子巡撫朱英等謂其爲我藩宜有以慰結其心又恐奏報延久不能猝濟已發布三百疋糧五百石賑之至是奏聞因併給以種子赤兒米卽復奏其王速檀阿力雖得哈

密城止以物產充貢。旋已自悔不暇。各願留使臣家。屬于甘肅爲質。乞勅歸諭其王。獻哈密金印于朝。更乞獲還。慮爲赤斤所讎。朝議荅允。而朱英謂其詞多狡飾。如果哈密國土已復。方可發遣使臣。如其未復。宜撥糧地暫駐。其餘撒馬兒罕遠夷。聽從護之境。上可也。移甘州之土夷安。哈密之殘夷。俱遷之于內地。簡貢使之混入。清別部之暗奸。策已廢之夷館。支江南之馬價。番所進馬駝。雖有高下。不宜簡斥。賈怨也。總兵鮑政復給哈密之也。克力等濟麥八百石于

苦峪。速檀阿力復遣赤兒米即入貢。故說金印人民俱在乞。朝廷遣使往諭之。即獻納。巡撫宋有文奏令赴京。部議止之。小夷誇乍。屢遣人遊說搆亂。宜先治其使。隨與問師弟哈密流亡率難興復。曲加涵貸。免其解京。禮部曰。俯順夷情。限名人貢便。詔可。肅州將劉晟以爲苦峪降夷也。克力等計窮託處。非其本情。有謂其因貢奔虜。莫若安置內地。靖其患。部寢未行。太監顏義奏調甘州馬步五百人戍肅。仲冬至仲春還。爲奪哈密者防也。哈密使臣阿兒加奏請苦

峪沙磧而肅城之東。金塔魏城等地。乞賜一兵部劾。令約束蕃衆。欵塞以圖興復。不可妄求。復立哈密衛于苦峪城。令罕慎居之。賜帛粟及其牛具。總兵王璽曰。黃沙以西。自莊浪以抵肅州南山一帶。爲阿吉等二十九簇之地。國初立界石分疆。侵樵有禁。年久湮沒。宜修立以塞交通者。巡撫都御史王朝遠疏行都司所隸在城五衛正軍。撥充局匠。已非而私役雜差。多至二千。山丹等衛亦然。臣悉從革。行都司舊設紙房。用以封砲。歲科甘州麻筋動以數萬。近見斷事及

鎮撫所科囚紙。衛學生員批倣。俱堪倍用。各衛料斂。似應停徵。寧澆茶馬宜復舊例。遣御史督之。以絕私販。從之。王朝遠等上邊事。謂速檀阿力部下携叛。哈密故城。可因時而復。請得甘涼萬人。赤斤罕東五千。罕慎七百人。王璽統之。直抵城下。旣取之後。令罕慎權處分國事。詔兵書余子俊等議曰。興滅繼絕。大體也。兵凶戰危。大機也。今壯虜南蠻。未有寧歲。羈糜夷兵。齎糧數千里外。番性難以律繩。見此不爲。惟有安諭罕慎。嘉其興復而已。十五年五月。福餘衛指揮

全邊明言  
扭石等奏報迤北亂加思蘭爲其族弟亦思馬因所  
殺。亂加思蘭虜酋之傑點者。有智術善用兵。其初部  
下止三四百人在迤西土魯番地。稱雄貢使多苦之。  
天順間。勅賞招撫。乃移近哈密城外。巴兒思渴之  
地。自是漸犯邊。成化初入黃河套。與李羅忽滿都魯  
猛子幹羅士等相合。榆林邊患。從此起。既而同李羅  
忽將猛可并其目殺幹出。覺而避之。亂加思蘭乃與  
衆謀。願立李羅忽太子爲可汗。不敢當。讓滿都魯而  
亂。加思蘭乃以女妻滿都魯。立爲可汗。已爲太師。有

衆數萬。進止惟其所命。居數年。滿都魯部下大頭目  
脫羅干等忿之。與亦司馬因謀殺之。遂立馬因爲太  
師。蓋其父舊太師毛那孩魯故。衆心歸之也。十五年  
罕慎奏乞。如忠順王例。禮部議曰。忠順王之在哈密。  
遙控諸番。以奠西裔。天朝所以厚其勞也。今罕慎  
僞居苦峪。未能克復故境。止宜減賞。反加賞絹已足。  
十八年。總兵王璽奏報哈密城爲土魯番所攘。罕慎  
寄居苦峪者近十年。臣等以計間之。不得其要。幸其  
所羈擄者九十餘人。以來其勢漸孤。乃召赤斤罕東

二衛犒牛酒。約兵二千三百人。罕慎八千六百人。夜襲哈密城。破之。牙蘭脫走。或降或死。遂得人一千五百。城遂復。罕慎始歸舊城居之。捷聞。賜勅獎勵。王璽又奏罕東入境。而殺阿思都。遣梅琛往禦之。斬奪人畜。乞加問罪之師。上曰。罕都諸夷協復哈密。未有携貳之心。若加兵。似失柔遠。如果負固。止宜頓兵境上。使畏威聽撫。爲便。十二月初。王璽奏哈密克復之後。其下無所統屬。罕慎以忠順王外甥。雪讎復國。夷心歸附。乞俯順加封。俾統馭之。今土魯番之衆亦

革心向化。與王孫女稱臣納貢。又與罕慎構和。乞乘時賞勞。因撫取王孫女。并金印歸國。令隨王母掌行國事。而哈密夷衆亦上書乞封罕慎嗣忠順王後事。下兵部僉議。皆謂罕慎雖國人所服。王爵之封。遽難輕授。量加崇秩。重其名號。總理國事。俟其奉職效誠。諸番日附。通國舉奏。別爲處分。詔釋土魯番賊黨之繫甘州獄者。復哈密。時罕慎執其酋長哈哈械繫。旣而請釋之。巡撫侯瓚議曰。牙蘭實土魯番黨也。哈哈焉能有無。從瓚議。都御史唐瑜奏。鴻臚簿馬儀。比

使哈密與土魯番使四百餘人行遇罕東邀劫僅以身免宜捕元兇緣亦思馬因與瓦刺和欲犯瓜沙二州故以緩師上諭撫之唐瑜又奏寇出莊浪者自東北而來其寇涼永者則滿都魯部寇甘肅者則亦思馬因部也審之先據河橋我之餉援頓絕今宜宿重兵于蘭州加輕兵于古浪鎮番鎮夷高臺諸堡且密諭罕慎使之原結小列禿因之招誘亦思馬因與彼屯聚戰守舉要矣部難其宿重兵也已其調瑜又報寇犯山丹指揮姚英榜濟等被殺土曰甘肅被

虜者數矣總鎮處所失亡數多守邊者不職如是耶其并上總兵焦俊狀處之總兵焦俊奏哈密都督罕慎遣報虜首瓦刺克捨并亦思馬因已死兩部人馬散處寨下而克捨部下立其弟阿沙亦爲太師阿沙之弟曰阿力古多者與之有隙率衆至邊欲往掠甘肅且脇罕慎欲與和親瓦刺小列禿聞之亦欲移至瓜沙二州潛駐報至已行參將李俊遣譯往諭罕慎勿與親和兼畱小列禿在彼住牧又報赤斤罕東二衛勿懷二心且益肅州兵以防衝突之患二十三年

四月唐瑜奏瓦刺養罕王將入寇。罕慎報預之。不得利去。養罕王憾之。掠其刺木城。又與阿力古多兀王合兵謀犯甘肅。且欲與罕慎結姻。罕慎固不肯從。但恐哈密力不能支。則將及於赤斤罕東矣。今宜假罕慎以名位。使益固臣節。赤斤苦峪創殘之民。宜極卹之。兵部以爲然。請諭罕慎。爾於養罕王有甥舅之分。宜曲意調護。使革心悔過。仍多方用間。分散其黨。保爾部落。守爾疆土。不可棄累世之績。其赤斤餘民。以麥一千餘石賑給之。京指揮顏王奏備邊六事。一曰

蘭州距陝西一千四百餘里。守臣每冬于蘭。倏往無固志。宜令恒駐蘭。西應莊浪。東保河橋。北爲固靖聲。二曰莊至蘭二百餘里。其間止有堡四。兵衛寡弱。虜常入剽。請增築苦水灣驛堡。廣資儲置。守備。三曰甘肅延袤千五百餘里。雖有撫按。歲惟一至。將較無所忌憚。公肆貪殘。請于肅浪各設一憲。臣俾飭兵戎。而禁貪墨。四曰甘肅將臣。旣占肥饒。復專灌溉。請度田以實給。老弱之軍。餘五日器仗多些。諸臣務肅伍。毋占役。六曰驛吏。惟以迎送爲急。報邊爲緩。請申禁之。



總兵周玉等奏哈密都督罕慎譯報虜酋瓦剌阿沙太師與其平章把秃撒及阿力古多王兀麻捨王等分駐察罕阿刺帖兒等境欲入剽而羽奴思王子鎖擅阿麻王復侵奪察力失等四城野七克力達子亦分屯失把力哈孫及擒山之地欲往甘肅剽今浪境亦有烽爲之請兵焉土魯番兀也思太子及兀也思王等公主并哈密督罕慎母各貢馬匹方物因求賜織金紵絲并帳房絲段絹疋藥物各器等物有差弘治元年二月兵部言甘肅孤懸河外太宗皇帝以

諸夷雜處難守特設赤斤罕東等衛各授都督領袖西戎又設哈密衛封脫脫爲忠順王以鎖鑰北門然後甘肅獲寧後脫之孫無嗣朝廷命其甥把答木兒爲都督以治之既而爲鎖魯擅阿力王所殺并據其地哈密遺民逃居苦峪復命把答木兒之子罕慎襲受都督營領遺民許以有功封王久之罕慎克復故城哈密人再疏請封且謂瓦剌養罕王及阿塞太師等在彼逼脇未獲寧處得假寵天朝庶可鎮壓遠夷永爲國屏事下本部會議僉謂宜從所奏上

曰罕慎既能克復境土。撫輯夷衆。其令襲封忠順王。結金印冠服。應否遣使禮部查例行之。左都御史馬文升言。陝西甘涼乃古左賢王之地。漢武始取之。立酒泉張掖等郡。以斷匈奴右臂。然漢唐之末。皆不能守。宋則全失之。至我朝。立行都司。太宗命官鎮守。正統初。虜酋朵兒只伯爲患。賴王驥蔣貴克平之。天順間。索來毛里孩爲患。誘敗寧夏仇廉。喪師數萬。自是虜人河套寇抄不已。成化二十年以後。時被侵擾。每獲厚利而去。我軍未嘗一挫其鋒。且陝西之路。

可通甘肅者。止蘭州浮橋一道。賊若以數千人據河橋。則糧運難通。援兵難進。而甘涼難守。關中亦難保。無虞矣。今甘涼兵疲糧少。乞預處分。從之。土魯番阿黑麻王攻哈密。殺都督罕慎。而委其酋長牙蘭住守之。綽卜都等舊款附哈密。遂攻牙蘭。殺其弟。仍奪其叛臣者。盼卜等人畜以歸。上念哈密殘破。欲激勵諸夷。以圖興復。乃賜爵一級。兼之絲幣。先是哈密部下阿木郎并脫脫卜花等。避阿黑麻之難。率衆來歸。詔給口糧牛具種子農器。居之苦峪沙州。至是巡

撫羅明言哈密使臣前後留陝。今應送還者二百五十八人。其續貢與避難復九百七十人。苦峪城垣歲久傾圮。今宜修築。赤斤罕東二衛以缺食求賑者尤衆。阿黑麻因阿木郎之來。心亦憂疑。宜遣勅諭之。凡百供費。非肅州儲積所獨。于是戶部行陝庫報五萬金。截民糧益之。禮部言土魯番速擅阿黑麻王并其妻哈也呵塔。各具番書遣使貢馬。乞賜蟒龍九龍。渾金各色膝襴紵綵等物。然自遣使之後。卽誘殺罕慎。據有其地。其不義如此。今得免于誅伐。足矣。所乞

恩賞不可濫施。上曰罕慎爲朝廷効力。阿黑麻旣與結親。又忍心殺之。所奏乞皆勿與。九月兵部言往年結問土魯番殺罕慎之故。阿黑麻三陳狀。向未輸服。因再降勅省諭。番書再奏。稍知警畏。請復申諭。令還城印。以贖前愆。哈密夷及諸國番藉口糧乏。紛貪互市之利。往往留寓甘肅。恐有前代氏羗雜處。近甸之患。請諭諸守臣。凡貢番回者。悉遣出關。哈密避難者。及今秋成時。月護送苦峪居之。土魯番速壇阿黑麻王遣使至肅州求貢。因獻還哈密城池金印。請賜

全邊略記  
處分兵部議阿黑麻不道減賞却貢賜勅諭令悔罪。近又取脫脫近屬子孫陝巴權掌國事聽繼王爵凡所處置皆合機宜不費財力坐收十九年之已失皇威遠被故能如此彼今所貢獅子等物蓋假此請罪與向來入貢之意不同謂宜特賜容納原拘留使人亦宜資給遣歸徐圖所以勞來哈密安集陝巴之道似爲柔遠長策從之五年二月詔哈密陝巴襲封忠順王給賜金印冠服并護門兵器物等仍賞哈密都督同知奄克孛刺及陞都指揮使阿木郎爲都

督僉事以土魯番獻城多寫亦虎仙等前後撫諭之功也陝巴襲封歸國與野乜克力奴禿卜花台卜之女結婚乞禮賞部議以一品婚禮定數賞之六年正月先是遣達官法虎爾丁等勅安定王千奔令送陝巴家屬千奔不從云陝巴不應襲爵爵當歸綽兒加前忠順王罕慎之姪千奔弟也故千奔求立之且要賞甘肅守臣以聞兵部覆奏以陝巴乃忠順王之孫素爲國人之所推前哈密未封遣使諭取應立者綽兒加自知力弱懷貳今事定反覆不宜輕信宜令

守臣齎勅。及綵段梭布。往撫之。四月。土魯番速檀阿黑麻率兵夜襲哈密。兀者百餘人。竄降者各半。陝巴阿木郎據大土刺以守圍之。三日不能得。阿木郎調也克力瓦刺二部兵爲援。皆敗。土魯番遂殺阿木郎。執陝巴以去。令其酋長牙蘭據哈密。移書甘肅守臣。謂本國旣獻城池。阿木郎復潛導野也克力至其國中抄掠事。是時番貢撒刺巴失等二十七人還。未出境。于是甘肅官奏言。阿黑麻蔓爾小醜。往年破哈密。曲加恩賚正宜。効順縱阿木郎有過。當具請奏治。乃

輒擅攻。所移番文僭號。言涉不遜。乞命將選兵先捕酋長牙蘭等。上命兵侍郎張海都督緱謙親往經略之。張海上安邊六事。一曰哈密奔潰諸夷。熟羗來歸。積聚蓄育。羣犬豕之人。而豢養之。識者寒心。驅之不可從之。尤難不立酋長。未有統攝。釀成大寇。率受其弊。譯審奄克。孛刺寫亦虎仙等。皆可任使。領其衆。無几席之患矣。一曰馬黑麻打力者。舊哈密人也。叛入土魯番。戕據城。印復冒番使。此賊有家屬在甘者。錮之。以剪其羽翼。一曰土魯番在哈密西七百里。土

城二十。戈甲不滿三百。兵馬不滿三千。兄弟讎殺。昔  
狼何約。匈奴絕漢。趙充國勅諸羗。毋令解讎。元昊寇  
宋。皆野利天都二將之策。种世衡以謀去之。虜情可  
前知也。一曰貢利。夷所啗也。昔莎車殺漢所置莎車  
王。馮奉世矯制誅之。郅支單于拘留漢使。陳湯矯詔  
屠之。今阿黑麻殺罕慎。戴莎車之罪。執陝巴。卽郅支  
之惡。專仰貢路爲生。若務姑息。墮其計中。請又回賞  
賜諸物。封閉嘉峪關。絕西域貢。內振國威。一曰甘肅  
中東西三路。延三千餘里。增墩築牆。農閒次理。或地

有砂石。用植木立柵之法。或水路未通。用他邊窖水  
法。一曰延綏之軍。請識戰陣。請選游兵三千。備專甘  
肅。主客五萬人。務足三年之食也。勅廷臣集議之。  
悉如海所奏。閉關絕貢爲長。上復令再議。兵部奏  
陝巴旣虜。孱弱可知。就使復還。赤難復立。謂宜革其  
王封。居之甘州。令奄克孛刺寫亦虎仙。分管三種夷。  
從之。十月初。哈密寄住夷人有三種。一曰回回。二曰  
秃兀兒。三曰哈刺灰。至是哈密衛都督奄克孛刺言  
于兵部侍郎張海。謂夷人以種類高者爲根基。非根

基正大者不能管攝族類請以回回都督寫亦虎仙  
失伯顏答管回回秃兀兒知院阿南答及指揮使苦  
木管秃兀兒哈刺灰千戶拜迭力迷失平章革失帖  
木兒及舍人迷力迭失虎力管合刺灰海據以上奏  
謂七人者夷心信服宜稍崇名號設爲酋長庶幾得  
其效用部議悉當上乃賜勅海謙行之海謙奏遵  
勅閉關其天方國撒馬兒罕來仍左驗放入歸夷  
之寄居苦峪者有以待之矣臣當歸朝比至真定  
復得勅令賑甘涼邊軍海等亦不復請徑復命

臺省劾奏海等經略哈密幾二年無緒請還遂下詔  
獄謫降有差八年本兵馬文升奏比來虜數犯永昌  
莊浪及諜報七萬牧賀蘭山後宜選京營以待之宣  
大原調各四千今益二千合萬人作延綏之援延綏  
原調遊兵三千今益二千西安原調六千今合萬一  
千作甘涼之援免屯田之逋贖妻子之質稽草湖之  
侵張懷老宜罷而彭清勇宜擢上是其請虜寇涼  
州劉寧禦之于抹山兒斬五十級復戰于沙嘴斬三  
十級獎之都御史許進奏武備廢弛得人爲要舉彭

清郭錡馬榮吳江熟于邊事。上允之。北虜野乜克力之地。其酋長曰亦刺思王曰滿哥王曰亦不刺因王各遣其頭目川哥兒等三十四人款肅州塞言爲迤北大達子劫殺欲避近邊住牧恐中國不信乞容貢及互市太監陸關都督劉寧都御史許進會奏謂彼以善意來而拒之恐生別患請許令有難之時暫就境外威遠城部覆住牧互市可許入貢不可許七月土魯番速壇黑阿麻既襲哈密殺阿木郎虜陝巴令牙蘭據守且自稱可汗侵掠沙州逼脅罕東諸部

自附罕東都督只克請救甘肅守臣以聞兵書馬文升議此虜桀黠殊甚不加之兵終不知畏宜用漢陳湯故事襲斬之因訪肅州撫夷指揮楊翥諳曉夷情及令守臣邊翁來詢以襲斬牙蘭之策翥至陳罕東至哈密道路甚習且謂選罕東番兵三千爲前鋒漢兵三千爲後援持數日糧間道兼程襲之必克文升喜請勅甘肅守臣如翥策進偕寧至肅州駐師嘉峪關外候罕東兵久之不至乃與副總兵彭清督兵冒險進至哈密城牙蘭預知率衆遁去惟餘番夷八



百人登臺自保。進諭之使下。將士欲盡屠之。進不可。乃止。僅斬首四十餘級而還。然西域自是知畏中國。文升言兵雖抵哈密。然未獲牙蘭首功。亦少進寧及太監陸閏不遵節制。徒取空城。無益于事。但遠征勞苦耳。上念邊臣出塞有功。加閏歲祿二千石。寧陞左都督。加俸百石。進左副都御史。清都督僉事。陸閏報土魯番送還陝巴乞通貢。楊翥議觀各夷動靜。以爲去留。其撒馬兒罕七處使臣。以禮遣還。送議奏可。十一年虜將寇肅州。楊翥追至黑山。瑣瑣林斬首四

十九。九月總制王越上言。哈密不復。非所以率舊章。陝巴不用。非所以舉世族。愚以爲仍封陝巴爲忠順王。令率所部還居哈密。上從之。加賜陝巴大紅蟒衣。十二年舊都督魯鑑曰。甘肅三面皆夷。雖設衛而無險。比來募軍之令。每下。差繁役重。人不樂從。至以本衛投報之人。遷役于別衛。人情尤拂。宜以熟習舊操者聽徵入。而借助者止于本城。衛田肥饒。宜清影射之流民。編管成伍。無轉芻之勞矣。莊涼增官。政出多門。將愈分。而邊愈廢。乞省將臣。罷遊擊。乃便軍征。

哨正役之外。有朋合馬價。自備椿頭。採辦秋青。尺籍之家。財力俱屈。乞罷無名之征。申貼軍之例。部多采之。莊浪守將魯麟。奏西番巴沙等十三簇。至于蹄仆界碑。來侵邊堡。請牧兵分路討之。兵部謂十三簇皆熟番。不可擅殺。驅之出境。其可。十五年。阿黑麻充土魯番使人。入貢。守關者物色知之。請寘于法。錄其誘陷哈密之罪。部謂陝巴曾爲阿黑麻乞賞。今以貢而繫之。過其歸順。諭令自新。止勿繫。十六年。巡撫劉璋。奏西寧僻遠。虜不能歸。先年調西寧八百。莊浪二百。

涼州四百。永昌三百八十。山丹二百二十。請還各衛操之。都督劉勝。奏甘肅各衛原額旗軍共七萬三千九百四十餘。見在止四萬一千六百餘人。餘皆逃亡。凡腹裏清解到者。隨逃去。其本處軍丁亦懼。倒馬。逋糧。爲官司較率。逃不歸。臣當令自首者暫免。追負。候豐年補之。不一月間。自首者數百。且募兵之法。一人給銀伍兩。今招回軍丁。免其負。比之以銀募兵。所費相遠。從之。十七年十二月。先是陝巴旣歸。勢力單弱。哈密人復有謀立土魯番真帖木兒爲主者。陝巴懼。

復摯家出居苦峪守臣以奄克孛刺及寫亦虎仙爲  
夷所信令回左右陝巴仍遣百戶董傑護之傑等至  
哈密阿孛刺等六人約夜以兵劫傑傑知之謀召其  
六人至立斬之國人遂不敢有他志甘肅守臣以聞  
請勅陝巴還居哈密論奄克孛刺及寫亦虎仙同  
心輔之以次收復土魯番所占刺木并哈刺帖兒等  
城是役也分守叅將吳鉉及副使李端登之力居多  
云都御史亨奏臣等已護陝巴自苦峪還國又諭令  
赤斤罕東二衛及哈密都督奄克孛刺寫亦虎仙等

